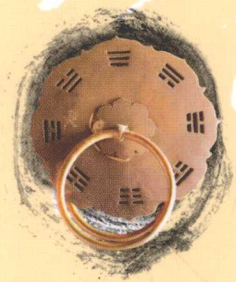


中国民间散文叙事文学的 主题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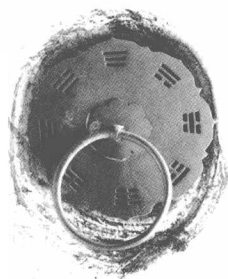
万建中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万建中等 著

中国民间散文叙事文学的 主题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间散文叙事文学的主题学研究/万建中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301-15727-5

I. 中… II. 万… III. 散文-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9443号

书 名: 中国民间散文叙事文学的主题学研究

著作责任者: 万建中等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727-5/I · 214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开本 22印张 390千字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资助

课题负责人：万建中

撰 稿 人：万建中 漆凌云 李 琼 扈玲娟
李 莉 张 旭 谢艳丽

目 录

第一章 认定“主题”和主题学的运用/1

- 一、民间叙事文本的确立/1
- 二、主题与母题之关系/4
- 三、主题学使用的正当性/6

第二章 魔宝主题的叙述状况与意义/11

- 一、认识魔宝与魔宝故事/11
- 二、研究目的与主要方法/16
- 三、中国民间魔宝故事的结构形态/23
- 四、中国民间魔宝故事的文化含量/37
- 五、赏与罚的智慧——魔宝故事和故事讲述群体的价值取向/48
- 六、中国魔宝故事与《一千零一夜》中魔宝故事的比较/62
- 七、结束语/78

附录：中国民间魔宝故事文本资料来源表/79

第三章 难题主题的形态特征与内涵/96

- 一、难题与难题主题的界定/96
- 二、难题故事的情节类型/103
- 三、民间故事中难题主题的特征分析/135
- 四、难题故事反映的民众思想观念/157
- 五、结语：难题故事——民间文学中的一棵常青树/170

附录：中国民间难题型故事文本资料来源表/171

第四章 镜子主题：他者观和自我观/183

- 一、引 言/183
- 二、照妖镜：人的他者观/185

三、观业镜:人的自我观/204

四、结 论/217

第五章 中日韩三个禁忌主题的比较/219

一、羽衣型:人与兽的矛盾与对立/219

二、密室型:神圣空间的构建与洞穿/227

三、窥视型:仙与俗的融合与分离/232

第六章 难题求婚主题:成年仪式与恋母心理/238

一、走出“遗留物说”/238

二、失父主题的背后 /240

三、成年礼与恶魔形象/243

四、恋母心理与逆向投射/245

第七章 变形主题:动机与实现途径/248

一、引 言/248

二、变形主题的主要类型/250

三、中国变形故事叙事模式/266

四、变形主题的文化功能/277

五、结 语/292

第八章 孝妇主题:传说记忆与村落生活/294

一、引 言/294

二、葛庄:一个记忆传说的村庄/299

三、口传与行为:孝妇主题的当代记忆/309

四、记忆主体的情感与立场/326

五、传说记忆的延伸/335

六、结 语/339

参考文献/342

后 记/345

第一章 认定“主题”和主题学的运用

一、民间叙事文本的确立

“叙事”又称“叙述”，是中国古典文论里早就有的术语，近年用来翻译英文“narrative”一词。叙述就是“讲故事”。“‘讲故事’是‘叙事’这种文化活动的核心功能。古往今来的不少批评家都注意到了讲故事作为人类生活中一项不可少的文化活动的意义，不讲故事则不成其为人。”^①美国学者威廉·巴斯科姆(William Bascom)认为神话、传说和故事都是“散文叙述样式”。他说：“我建议将散文叙事这一专门术语用来指包括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在内的口头文艺这一广泛传播而又十分重要的文学形式。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三者相互关联，因为它们都属叙事，而这一点就使它们在形式特征上与格言、谜语、民谣、诗歌、绕口令及其他形式的口头文艺区别开来。”^②本文的“民间叙事文学”正是指神话、传说和故事。这与当代国际著名的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The Folktale*)所框定的研究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他说：“在本书中，我们把自己的兴趣限定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即传统的散文体故事——通过写作或通过口头语言一代代传下来的故事。”^③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考察的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变形和孝妇六种主题，前五种主要呈现为书面样式，而最后一种则表现为具体时空中口头的

① [美] 浦安迪(Andrew H. Plaks):《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

② 见[美]威廉·R. 巴斯科姆:《民间文学的体裁:散文叙事》，杨蓉译，《民间文学论坛》1991年第2期，第75页。

③ [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凡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页。

实际状态。在具体的生活语境中考察孝妇主题,似乎更加符合“表演理论”所倡导的学术理念和规范,也似乎体现了口头文学学术的合理性。然而,在本书中,书面文本或曰记录文本是研究前五种主题的主要资料样式。如此,其科学性及可行性便会遭到诸如表演理论追随者们的质疑。在开启本论题之前,我们最为忧虑的是不能将前五种主题框定在特定的时空里面,我们选择了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和变形主题,却无法确立或经营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和变形主题滋生的空间。这与现代文化人类学所倡导的个案研究的路径和要求大相径庭。尽管民间散文叙事文学是流动的、“活”的,但每部作品的基本内涵是相对稳定的。本特·霍尔拜克明确表示:“民间文学作品的含义不是一面每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的映像的镜子,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本文之中的。如果含义不存在于本文之中,就很难解释大量的相对稳定和相对独立的故事类型的存在,也不能解释每个讲述者都有一些不同的讲述作品这一事实。”^①

从学术考察的可能性角度而言,民间散文叙事文学主题的载体是有差异的。孝妇主题以人物传说作为载体,其流传的时间与空间都有一定的明确性,可以进行田野的个案研究。而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和变形主题主要是在民间故事的话语体系之中,没有比较明确的时空边界,在听和说的现场语境中委实难以捕捉这些叙事主题,或者说难以将这些主题确立为主题类型。而书面文本则为发现和认定主题类型提供了广阔的阅读空间和无限可能的机遇。在寻求民间叙事文学主题的过程中,解读书面文本显然是唯一有效的途径。在“田野”口头表述的生活情境中发现和确立这五种叙事主题类型,应该说是学术的美好幻想。这也是本课题以书面记录文本作为这五种主题考察对象的主要理由。而且,已接近尾声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辑和出版,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口头语言系统文学转化为书面文学的运动。难以胜数的民间叙事文学作品足以满足主题学研究的需求。

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和变形实际是民间散文叙事文学中恒常的话语系统,它们从口头转化为书面的呈现方式之后,便完全托付给了文字,可以

^① 见阎云翔:《国外民间文学研究新动向拾零》,《民间文学论坛》1995年第3期,第81页。

独立而自在地存在于书面文本之中,并且以书写和阅读的形式进行流传。通过这一话语系统,不仅可以认识这类个别事象的意义,而且可以揭示这些主题一般的文本运作方式及生存状态。这一研究的过程,完全只是面对民间散文叙事文本进行的。更普遍的情况是,倘若一定要把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和变形主题的话语系统拽回其原本生存的地域空间(很多情况下往往是不可能的),就会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阐释困境。更何况,本文是在对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和变形主题作“类型”或说是整体的把握,不可能把这些主题全部压缩在一个具体的社区空间里面,否则的话,便无疑是在作茧自缚。

尽管上述五种主题主要表现为书面文本的存在形式,也只能以书面文本为学术考察对象,但民间散文叙事文学中的主题委实大量存在于口头语言系统之中,而且可以肯定,口头讲述形态的叙事主题比书面形式的叙事主题更为丰富。为了全面反映民间叙事文学中主题多元的存在形态,我们特地进行了“孝妇”主题的专题研究。与上述主题不同,这一主题还有两方面的明显独异性:一是孝妇是民间叙事文学中的人物形象,而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和变形则属于物件和故事情节单元;二是上述主题主要呈现于民间故事文本之中,而孝妇主题则完全诉诸人物传说。因此,孝妇主题研究表现为一种完全不同的解读范式,不是分析文本的形态结构和文本解读,而是着重考察山东省临沂境内的葛庄村生活语境中孝妇主题的口头叙述状态和现实功能。

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传说,在当代的村落环境下,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状态呢?本书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把孝妇主题放在其植根的村落环境中,通过描述其与村落生活的互相影响和相互渗透,运用社会学的记忆理论和田野作业的方法,把孝妇主题放在活态的生存土壤中,结合孝妇主题生成和传播的语境、传说传承的主体等方面考察孝妇主题在当代村落空间的记忆与传承状态。进而探讨,在逐渐失去其生存土壤的传说,是如何随着环境的改变,不断发生变异,从而出现新的传承特点的。

二、主题与母题之关系

在民间文学领域,很少使用“主题”这一概念,似乎这一概念是作家文学的专利。“主题”(theme),《欧美文学学术语辞典》是这样定义的:“主题(theme)有时可以与‘题旨’互换使用。不过,这个词更常用来表示某个含蓄的或明确的抽象意念或信条。”^①“题旨”即指“母题”(motif)。在故事学上,“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存于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②。在中国故事学界,通常以美国学者汤姆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对母题的论述为基本参照:“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绝大多数母题分为三类。其一是一个故事中的角色——众神,或非凡的动物,或巫婆、妖魔、神仙之类的精灵,要么甚至是传统的人物角色,如像受人怜爱的最年幼的孩子,或残忍的后母。第二类母题涉及情节的某种背景——魔术器物,不寻常的习俗,奇特的信仰,如此等等。第三类母题是那些单一的事件——它们囊括了绝大多数母题。”^③陈建宪沿袭了汤普森的观点,指出:“作为民间叙事文学作品内容的最小元素,母题既可以是一个物体(如魔笛),也可以是一种观念(如禁忌),既可以是一种行为(如偷窥),也可以是一个角色(如巨人、魔鬼),它或是一种奇异的动、植物(如会飞的马、会说话的树),或是一种人物类型(如傻瓜、骗子),或是一种结构特点(如三叠式),或是一个情节单位(如难题求婚)。这些元素有着某种非同寻常的力量,使它们能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不断地延续。它们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它们通过各种不同的组合,却可以变化出无数的民间文学作品。”^④

① [美]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欧美文学学术语辞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9页。

② [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99页。

③ 同上。

④ 陈建宪:《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母题”也可译作“情节单元”。前苏联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李福清就说：“我研究的方法有一个特点：从作品最小的情节单元入手，作系统性的研究。”^①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本书中的“主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可以是故事中的一个情节单元，又可指称整个民间叙事作品所表现的“抽象意念或信条”。也就是说，本书指认的“主题”的外延包含了“母题”，又大于“母题”。也正是由于“主题”的外延具有张阔性，我们便谨慎地弃用了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中更常见的“母题”一词。

显然，主题与母题有叠合之处，有时两者难以区分开来。陈鹏翔说：“故事的主角在主题学研究里可称为主题也可以称为母题，主要应以其在作品中的功能而定；跟故事主角密切相关的某些事件如追寻英雄入地狱、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俱可称为主题的一部分。”^②法国学者把母题看做是主题的一个具体表述，是主题的具体化。具体地说，母题往往呈现出较多的客观性，并不提出问题，如西方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母题：诱拐、叛逆、谋杀、通奸、仇恨、嫉妒，等等；而主题则多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而且上升到问题的高度，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因果报应、及时行乐、人生如梦、红颜薄命、有情人终成眷属，等等。^③按照这种划分，作为民间叙事文本中的一个情节或器具，魔宝、难题、镜子、变形和孝妇应属于母题；而在一些具体的故事中，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和孝妇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往往与因果报应、舍身为人、光阴似箭、迷信愚昧等等结合在一起，又具备了主题的含义。汤玛薛弗斯基在《主题学》里有一段话：“在把文学作品简化成主题元素后，我们就获得了不能再减缩的部分，即主题素材中最小的质子：‘黄昏莅临’、‘拉斯若尼可夫杀死那老妇人’、‘那英雄（或主角）死了’、‘信收到了’等等。作品再不能缩减的部分的主题就叫做母题。”^④以禁忌情节为例，如果把禁忌主题的构成视为禁令、违禁和惩罚三部分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分别称这三部分为母题。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中，附有《民间文学主题索引》（Motif-Index Folk Literature），其中的“C”部

① [苏]李福清：《中国神话故事论集·自序》，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② 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第10页。

③ 见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90页。

④ 见刘介民主编：《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36页。

分,就是禁忌母题(共1000号)。^①

有一些民间叙事文学中的主题与母题的区别就十分明显,它不是指一个情节单元,而是一个文本的中心内容,或者说是“一个母题或若干母题的总和所表达的基本思想”^②,以及“创作故事和贯穿整个故事的基本思想”^③。我们的主题研究属于以文学形式分析为手段的意义阐释活动,是对意义结构的解剖,以图发现和总结民间叙事文学作品各种类型的主题的共同意义。

三、主题学使用的正当性

对民间叙事文学中某一主题进行研究,属于“主题学”的范畴。“主题学”(thematics or thematology)这个词等于德文的stoffkunde和法文的thématologie,源自19世纪德国学者(如格林兄弟、F. Schlegel)对于民俗学的狂热研究,因此一般人总认为它是德国人的禁脔。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Van Tieghem)说:“主题学……在德国茁壮地成长起来了。在民间文学充满活力,依然生意盎然,并对文人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所有国家里情况也是这样。”^④起初这些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仅在探索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等的演变,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关注的就不仅仅是相同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手里的处理,后来,他们的视野扩大到探讨诸如友谊、时间、离别、自然、世外桃源和宿命观念等与神话、传说不那么密切相关的课题。同时,“由于要给一大堆支离破碎、流传混乱的民间文学主题正本清源,学者们在方法论上必然要转向比较”^⑤。这样,主题学研究便成

① [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580—581页。

② 阿瑟·克里斯坦森:《母题和主题》,《民俗工作者通讯》第59期,赫尔辛基,1925年,第8页。

③ 伊纳·玛丽亚·格雷弗鲁斯:《民间故事研究中主题、类型和母题的确定》,《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大会》,G. A. 梅加斯编,阿森斯,1964年,第130—139页。

④ 转引自[美]乌尔利希·威斯坦因:《主题学》,见《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34页。

⑤ 见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76页。

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

在我国,类似西方的主题学研究也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而且,和西方一样,我国的主题学最早也是发端于民俗学研究的。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①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国内较早的主题学研究论文之一。之后钱南杨先生对祝英台故事演变的探讨,《吕洞宾故事》(二集,1927)、《徐文长故事》(五集,1929)的出版,加上钟敬文先生《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1928)、赵景深先生的《中西童话之比较》等文前后呼应,共同开创了我国主题学研究之先河。

既然主题学始之于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必然脱胎于民间文学,那么,我们用之于研究民间口头叙事文学实属名正言顺,而绝非旁门左道,甚至可以说是这一研究学派的有意识的复归。

尽管在主题学领域主题与主题的界定往往纠缠不清,但主题学的定义还是比较明确的。早期主题学研究的着眼点多在于相同题材(传说、神话故事、人物典型等)的流传和演变。随着主题学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注意到“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这个前提,诚如梵·第根所说的,主题学研究的是“各国文学互相假借着的题材”^②,但某一传说、故事、人物典型等在某一民族文学内的流传、演变,也是主题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因此,美国学者弗列特里契(W. P. Friedech)和马龙(D. H. Malone)把主题学界定为研究“打破时空的界线来处理共同的主题,或者,将类似的文学类型采纳为表达规范”^③。我们在下面的个案研究中正是要“打破时空的界线来处理共同的”民间故事的主题,并揭示这些主题在不同的民间叙事文学类型中的“表达规范”。

我们之所以要重新拾起主题学这一似乎已被我国民间文学学者遗弃了的研究方法,目的在于摹写出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变形和孝妇等主题在不同的民间叙事类型中的表现,梳理这些主题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脉络。这也正是主题学的精髓所在。“作为主题学研究的对象,并不是个别作品中

① 《北京大学歌谣周刊》1924年11月24日。

② [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9页。

③ 转引自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湾联经出版社,1982年,第190页。

的题材、情节、人物、主题和主题,而是不同作品中,同一题材、同一人物、同一主题的不同表现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主题学经常研究同一题材、同一主题、同一传说人物在不同民族文学中流传的历史,研究不同作家对它们的不同处理,研究这种流变与不同处理的根源。”^①从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变形和孝妇主题的角度审查民间口头叙事文学,或者说把民间口头叙事文学中的这些主题抽提出来进行专门“会诊”,恰恰是很好的主题学研究。迄今为止,我国民间文艺学者们仍热衷于探究同一故事在不同地域发生变异的社会根源。在本书中,笔者将努力把拥有相同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变形和孝妇主题的不同类型的民间叙事文学置于同一层面加以考察,清楚同一主题在不同类型故事中的分布及在某一故事类型中的流布,进而运用传统的民间文艺学的方法发掘各种禁忌主题的“文化遗留”(culture survival)。

现代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中另一频繁出现的概念是“类型”(type)。“一种类型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传统故事,可以把它作为完整的叙事作品来讲述,其意义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故事。当然它也可能偶然地与另一故事合在一起讲,但它能够单独出现这个事实,是它的独立性的证明。组成它的可以仅仅是一个主题,也可以是多个主题。”^②如果几个不同的故事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情节,这几个故事属同一“类型”,并被看做与历史渊源有关。本书的禁忌主题研究超越了类型的层次,突破了“类型”的固有框框,几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类型往往被同一禁忌主题拽拢起来,共同构成一个被审析的目标。

以往研究民间口头叙事文学多从“类型”切入,将有相似情节的民间叙事文学归类,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其互相影响和流传变异的轨迹,这是比较故事学的一贯做法。其优点是能展示同类型民间传说故事流变的历史纵深和在不同地域空间的变异情况。运用此方法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历史渊源上。这可能有碍于研究,因为大多数传说故事似是多源发生说甚于一源发生说。有时为了掘出一种类型的共源,作了大量考证,牵强附会在所难免。刘魁立教授早在十多年前就指出:民间故事研究家“必须对民间故

① 陈焯、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

② [美]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99页。

事的实质、民间故事的想象的特点,民间故事的语言艺术的结构和特点、民间故事的价值、功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认真的、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民间故事的所有这些方面,固然都不可能脱离情节而单独地、抽象地存在,但是关于情节的研究决不应该、也决不能代替对于蕴涵于情节之中的其他因素的分析 and 研究”^①。以主题为单位则可避除历史起源这一复杂的问题,并可任意地张开研究的视野。主题涉及的研究范围与类型不同。类型着重的是情节,关注的是结构形态;而主题着重的是思想观念,即便涉及情节,目的也是为了解释。

不可否认,在民间叙事文学中,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变形乃至孝妇当然可以是一个情节单元,我们将诸多含有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和孝妇情节单元的异文亦划归一个类型。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主题”研究,或者说是进行主题研究的必要手段和前提。主题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多种渠道和角度,能够充分展现蕴含于民间口头叙事文学中的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变形和孝妇与民俗、宗教、民众心理、道德等的内在联系。

倘若同一内容的主题在民间叙事文学中反复出现,“我们可以把这个主题叫做‘频发性主题’,而不叫‘类型’,因为同一主题的异文有可能与历史关联,也可能与历史无关。同一‘类型’的异文在情节上总是相似,并被认为同出一源,而同一主题的异文在情节上未必相似或同出一源”^②。视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变形和孝妇为“主题”,就可以把完全不同的民间叙事文学类型合理地拉扯到一块。下文中将重点释解的五种主题,无一不是由不同种类的民间叙事文学共同构成的。在后面的个案研究中,尽管我们没有套搬主题学的术语和概念,但主题学所揭橥的“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中的变迁”^③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却贯穿始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民间叙事文学中的主题众多,选择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变形和孝妇六种主题为研究对象,首先在于魔宝、难题、镜子、禁

① 刘魁立:《世界各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述评》,载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编《民间文艺学参考资料》第一集(上),内部教材,1982年,第307页。

② 何廷瑞:《台湾高山族神话传说比较研究》,王炽文译,《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3期,第72页。

③ 见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主题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忌、变形和孝妇本身的内涵极其丰富,在民间叙事文学的上下文中释放出光彩夺目的文化能量,为对其进行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次,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变形和孝妇在民间叙事文学中是常见主题。含有这六种主题的民间叙事文本极为丰富,六种主题各自都存在大量的异文,为对其进行类型分析和比较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文本资源。再次,魔宝、镜子、难题、禁忌、变形和孝妇六个主题之间有着叙事逻辑层面的联系:魔宝的使用必须遵守某一禁忌,如何遵守禁忌本身就是难题。有的变形是在魔宝中完成的,而变形的中断往往是因为破坏了某一禁忌。在一些民间叙事文学中,镜子属于魔宝之一种,其实就是魔镜。而孝妇由于其善行,极有可能获得魔宝,得到好报。当然,在具体的论述中,我们并没有着意揭示六种叙事主题的内在联系,而是着重讨论六种主题在各自的语境及上下文中呈现出来的意义和叙述特征。

由于魔宝、难题、镜子、禁忌、变形这五种主题均以记录文本为考察对象,而孝妇主题主要来自田野作业的第一手资料,研究方法自然存在明显差异:前者侧重于故事结构形态的类型分析,后者则在具体的语境中理解孝妇主题的文化内涵和叙述过程。再者,尽管都是基于主题学立场和范式的研究,但由于这五种主题本身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它们的研究同样也只能保持各自相对的独立性。从搜集资料,到确立视角,再到学术目标的追求,这五种主题都是分别进行的。故而,后面各章之间的呈现方式和学术风格难以达到一致。

第二章 魔宝主题的叙述状况与意义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伴随着故事度过的。那时候,父母没有太多时间管我们,这让我们有了很多自由,可以和伙伴们尽情玩耍。每当在山上疯累了,我们就顺势往草地上一躺,故事会就开始了。讲的故事有的是从大孩子那儿听来的,有的是自己从书上看到的,还有少部分是从奶奶那里听到的,内容主要是鬼神之类。孩提时所听到的民间故事,笔者多数已经记不清了,唯独有一个故事记忆犹新,大意是这样的:一对可怜的兄弟被后母虐待,有一天,哥哥在山上看到了一块漂亮的石头,就顺手带回了家。一次偶然,由于太饿,弟弟舔了一下石头,却意外地发现饥饿感完全消失了,从此以后,这兄弟俩饿了就舔石头,再也不受饥饿的折磨了。这个故事在当时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石头吗?如果有,那它会是什么样的呢?……讨论的结果早已忘怀,只记得在那之后,搜集漂亮石头的游戏在伙伴们中流行了很久。多年以后,我们有幸可以参与民间故事的研究,童年的时光又在脑海中浮现,是时候解开那个谜了。在故事的海洋里遨游一阵之后发现,原来除了“不饿石”之外,故事里还有那么多神奇的宝贝,它们熠熠发光,使得故事百听不厌,让人不禁想去探询它们的奥秘。

一、认识魔宝与魔宝故事

本章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民间魔宝故事,在正式展开论述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本书所指称的魔宝和魔宝故事。